

惇
裕
堂
文
集

惺裕堂文集卷二

貴池桂超萬丹盟

薦文四兄必香樓制藝序

丙子春^超客袁江吾兄薦文館維揚揚人士舊從^超遊者得^超文若干首請兄加評訂而鐫焉至求兄之文則韜諱不欲自鳴故遠近諸君子於^超有嗜痂之癖而不知兄之爲文勝於^超也^超自束髮受書庭訓之外無師棣華之外無友閉戶高歌短檠相對每構一藝互摘瑕疵所以貫通脈絡體認題神者大略相同若其沉靜之氣細緻之理^超自謂不如遠甚而世之譽^超者輒過其

實心竊愧之。湘潭司空周石芳先生^起戊辰座主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壬午視學江右。延兄襄理校事。其明年偕至吳門。倚之如左右手。將授其文於剡。劄以式浮靡未果行。而澄江節署已爲吾師芙蓉城矣。於戲^起。雖七放春官猶邀鄉薦。而兄三十年來困秋風無一知已。今獲一知己如吾師相知。又無幾時。何文人遇合若斯之難也。^起尤有感焉。丁卯以後。雁影分飛。負米四方。看雲五夜。或一歲一聚。或間歲一聚。求如曩時朝夕趨庭。塤篪迭唱。其樂不可多得。謝池入夢。姜被生寒。自壯而強。飄萍無定。若夫過此以往。或出或處。情隨境遷。

正不知其何如矣今歲兄講學仄渚其徒方生劉生輩以書來告曰吾師所著嘯月山房詩錫山秦小峴司寇選入江浙詩存旣爲時口膾炙而其文未公諸同好如之何諸同志將捐貲授梓求不負周司空之意願子序以傳之超亦以斯文真氣不可磨滅也故序之以待知者

蔣蟄存廣文巖雪亭詩序

咸豐壬子作

余成童與蔣君蟄存以嫻誼爲文字交旣冠舉鄉爲同年友兩人少時俱好爲詩古文辭故歡然相得余贈詩有屈指吳劉後吾鄉幾替人之句蓋喜其同志也初蟄

存詩尙詞華余見之時有所規厥後余奔走四方而蟄
存從陳古愚先生學以陸王爲宗以靜虛爲主其詩亦
爲之一變今出全集屬選余擇其尤雅者存之大旨主
於扶持名教闡發幽潛激於所感道其所得趣皆理趣
聲皆正聲其天全其情摯而所學亦流露於字裏行間
是時吾皖並倡道學者有霍山吳君竹如宗尙程朱從
事誠正京師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旣絕之緒爲之復振
余皆未能學其學然亦竊取之矣自友教以至筮仕晝
之所爲夜必省之每默念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二語以
自警又默念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一節以自強所以薄

宦十有八年遷歷三省幸無隕越貽羞者詎非觀感二君之所爲以自勵歟若使朝夕漸磨相觀而善學業當有進於是者垂暮回思欲然若自失矣今竹如以刑曹出守河間風聞有善政此後事業應未可量而蟄存兩中副車以明經老司鐸懷遠四年以足疾告歸不獲一展夙抱惜哉然其詩存卽其道存其道存卽其人存古人所謂不朽者固於是乎在

青山詩萃序

余少與伯兄驚文學詩卽誦法漢魏盛唐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旣冠舉鄉硯遊四方時詩家尙小滄山一派余

心鄙焉近二十年來時賢稍知宗尚至余通籍筮仕後
轍迹歷三省凡屬風雅中人未肯交臂失之而吾邑自
蔣蟄存明經姚桂林孝廉暨鄒巖家兄子穀舍弟外以
詩鳴者寥寥蓋工舉業者往往不暇及此咸豐癸亥之
冬余避亂西山之高廬塘汪文學林來訪出詩草見示
雋逸清新得風人旨余謂此吾鄉希有鳥也而汪君言
近聯青山吟社有劉瑞芬姚琨姚潛姚瀚劉仁姜起鈞
劉崇禮劉湘劉學欽諸人宗旨畧同聲氣相應余渴慕
良久并索其藁誦之而神馬尻輪亦遂來往於青山之
社青山距貴池縣治八十里在蝦湖東北秀起雙峰大

河環抱人比之姑孰翠螺諸君立吟社於此足以助藻
思擴心胸其詩或以豪邁勝而鳳翥鸞翔或以幽靜勝
而山高水深或以工整勝而規翔矩步殆如茲山平岡
高阜隨地改觀也高明沉潛各露其資清奇濃淡各殊
其態亦如茲山雪霽雨餘隨時異景也要皆闢滯哇掃
浮曼歸于中正則雅者近是夫以詩人之難得也太白
生盛唐之日猶曰大雅久不作今何磊落英多若是豈
齊山浦水間德星所聚歟抑以提倡有人則相觀而善
者衆歟以吾鄉一隅之地而羣雅咸集則宇宙之大才
士之多阻於見聞者可勝數歟諸君之詩皆抑鬱不得

志者之所爲窮而後工是皆然矣然謂詩能窮人則殊不然唐之詩人顯者有張曲江高達夫諸公而我朝吳文簡沉文愍皆以詩名尊重遭際非常諸君由此日養其才求所以宣布文治贊揚武功者當此撥亂圖治之日藏器於身脫穎可出安在其終窮也哉

汪霽亭詩集序

汪君霽亭旌之隱君子也起未嘗與之遊與君猶子杏園明經交最深辛卯夏杏園廬墓於旌之玉屏山起過訪慰唁始以大集見示越四年起權篆陽湖又自白門郵寄屬爲叙以傳之起以嫺誼不敢辭竊自施宋云遇

王袁派出靡曼之響流播江干大雅久不作吾衰境誰
陳古今同嘆也君不以詩名家而抒寫素懷酷好吟咏
平日賦性慈和居家孝友杏園常嘖嘖稱之其不肯爲
鄭衛淫聲以悅人耳以蕩人心也固宜又聞君善鼓琴
每至深山幽谷撫絃動操古調獨彈百鳥應聲四山答
響曲終韻寂策杖登峯坐石低吟振衣長嘯看雲起處
戴月歸來莫能自名其樂一於詩乎發之且優於性而
黜於遇髦而好學潦倒名場故動輒悲歌慨慷此又有
激之使鳴者耶然則磊落奇偉之士抱璞不顯陸沈終
身者可勝道哉

子穀九弟存存山館詩艸序

余少與諸兄弟趨承庭訓受舉子業習應制詩間亦學爲七律他體則未嘗教之驚文伯兄自爲古今體詩得正宗余因效顰其間知所宗尙九弟子穀幼聰穎余硯食邦上隨遊問業作詩有新雋語輒心賞之嗣以負米四方鴻飛雲散風雨對床之樂不復多得往往有池塘春草之思時或詩筒遠寄每覺蔗境增佳余是以有東坡譽子由當時或疑之後世誦其文賢者固無私之句也癸巳通籍後南北宦轍弟常與俱暇檢舊囊分爲二卷論者謂余兄弟詩得清氣嘯月山房詩清超養浩齋

詩清健存存山館詩清奇余謂乾坤清氣得來難何敢
云爾惟向恥靡靡之音取法乎上不求諸詩而求諸所
以爲詩者弟嘗稱小倉詩佻兩當詩俗余與伯兄以爲
知言是則志趣之所同也夫

池春堂賦藁自序

咸豐壬子之春趙萬自閩南引疾歸一年矣逢蔣慰亭
中丞李鶴如方伯張玉田廉訪同年嘉會士林增課經
古以超萬爲識塗老馬招入敬敷書院不敢以荒蕪辭
回思少壯硯耕教人時藝之法必以次第爲先經古何
獨不然賦者古詩之流文選以此居首其次第有脈絡

可尋也竊謂爲學無次第則本末倒置施政無次第則緩急失宜行軍無次第則少出奇之謀而無破竹之勢凡有措畫胥莫能違而文章頓挫抑揚之神開合變化之妙全在乎此爰搜舊藁并伯仲聯牀之作得賦二十四首同人慇懃付梓非敢爲多士式亦與共質云爾

宿遷王氏譜序

嘉慶壬申余館邗上宿遷王君迓亭來受學氣質醇雅特愛重之至道光甲辰余守維揚迓亭任丹陽廣文乞假渡江來謁舊雨重逢舊地相對歡然言及王氏舊譜湮失將糾族重修之因問譜法余言古者教民慎叙之

法易曰類族書曰睦族類族者辨之使不淆而尊卑難犯
睦族者親之使不渙而恩義相維譜所以類族而睦族
也是仁人孝子尊祖敬宗之事也家之有乘猶國之有
史惟史兼褒貶家乘稱美而不稱惡義例不同近世士
族子孫好誇祖父往往奉金帛丐搢紳作誄撰銘以爲
光寵不知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天地間惟真氣可以長
留稱者失實則受者懷慙况欺世盜名陰罰最重將干
造物之忌而減子孫之福豈非冒虛榮而受實害乎君
而有意於此以南董之直筆仿歐蘇之體裁庶幾子孫
繩繩世傳勿替越五年余將自蘇赴閩道之任迂亭復

謁於舟中索譜序因卽曩時問答之語書以應之

貴池南園萬氏譜序

道光庚戌冬余自閩南引疾歸明年咸豐建元初春抵里越三年遭變亂避地西山過蕭坑之南園萬山之中別有天地人安耕鑿風氣樸實真棲隱之鄉也訊其家世云萬氏於成化間起公從南昌十三都遷貴池義二保之萬家坂崇禎間應祥公從萬家坂遷此想亦丁明季之亂擇地而蹈故入山惟恐不深歟余愛此幽僻徘徊久之又三年萬君振明以舊譜修於乾隆年間歷年已久恐以後世次混淆墳塋湮沒合茶坑口核桃坑二

族延谷生炳光依次續編以待付梓因丐序於予嗟乎此乾坤何等時哉鼓輦動地戎馬縱橫外人方鼠竄兔脫之不暇而此鄉綽有餘閒得從容考世系聯本支若不知人世之有紛亂也者不益見乃祖遷地之良歟而人和歲稔他務未遑獨殷殷然敬宗收族有志於仁人孝子之所爲亦可以風矣萬盈數也其後必大將在斯乎時振明年七十餘人品誠篤常爲鄉人解紛余所僑寓賴其先容故從其請而爲之序

槐卿遺集序

沈槐卿觀察早擅文譽弱冠聯魁道光辛丑訪余於務

闕丞署未及壯年已宰章水奉諱服闋將復出山余方以少年科第未必更事疑之及談治興國事引經斷獄警服豪強雖老吏不及贈余詩云敷政衆之父摘奸明若神余言二語還以贈君於是始心折焉寄函致江右撫軍爲之延譽撫軍者吳甄甫通家文鏐後殉節於兩湖者也越數年余守蘇南昌王蓉坡太守藩北上過訪時槐卿令鄱陽余問之云是邑繁難甲通省缺出大府求一良吏爲之藩言有素不識面之泰和令沈君可勝斯任遂得調今治行冠豫章矣撫軍以藩爲知人至咸豐建元辛亥正月余從閩歸泊舟滕王閣下微服采聽

風謠則聞郡邑循聲洋溢街巷賑務實惠政事實心且
教令之詞訟獄之判救災請命之語與學訓士之文一
一膾炙人口羣以撫臣學臣交章薦舉爲得賢是真以
經術飾治者也嗚呼抱此宏才遭茲劫運救省圍解戰
死孤城使不能大行其志大展其才

國家不得收其用蒼生不得蒙其福豈不痛哉槐卿長
嗣芝修余甥也丙辰余往新安過七都甥延之入室以
母李恭人命出父書一篋丐余刪存余編十二卷甥尙
幼穉使歸母藏之流離轉徙抱以偕行千里致書拳拳
系序遇亂南昌恭人亦賢矣哉憶殉節時余輓以聯有
致書閨婦

義集一身都是膽光爭二曜只斯心等句聯云饒督甲士有幾都邑
身夫有幾敢殺強寇敢救省垣義集一身都是膽讓章
治行無雙廣陽人物無雙不負科名不負祖訓光爭二
斯心鳴呼後之讀斯集者可見其心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

徐樹人中丞斯未信齋文編序

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或委諸氣數非也成周董正治官
曰制治於未亂可見治亂之由全係乎官不能圖之於
早故治日少而亂日多耳於戲安得百樹人先生者布
在天下何致戈甲滿地烽烟蔽天如今日之糜爛者乎
先生爲政以化民訓士爲先以除莠安良爲惡初仕山

左泰安之掖刀會匪深匿徂徠山谷先生親往捕之得其渠而散其黨高唐有一炷香教召教首勸諭皆歸農雖龔遂之治渤海無以異牧濟甯有彭河下游屯民數千塗白眉而傷委官廉得其情以築隄阻工非叛爲之禁止曲防罪擬戍而民以安不寬不嚴亂源以塞是大有造於東也守保甯時有南江採木聚聚圍官之案單騎入山片言定讞罪一二人衆皆帖然蜀人至今思之分巡聞漳有互鄉爲盜藪提軍會勦弁兵被拒傷先生率從者十餘人徑入其村手書諭之衆羅拜若崩角進茶果鼓吹迎之歷年逸盜自縛以首此近世所罕聞者

閩中好亂之風臺陽爲甚先生之巡臺也方赴任值漳
泉民門閉城已三日卽馳往擒治之土匪王湧洪紀林
恭三次倡亂胥以聯甲蕩定之而林恭陷鳳山圍嘉義
三攻郡城臺人畏其強陰附之勢尤猖獗先生裹一日
糧率數千卒甫出郡數里各鄉拔逆幟豎義旗以應卽
日克鳳城而擒元惡賊黨倒戈者胥宥之而臺之內患
以平淡水來紅艇數千水陸並擾調舟師圍剿天助颶
風羣盜授首數年粵匪無入境者時英夷未通臺商奚
丑春火輪泊港口酋長入城求見嚴拒之四門列軍械
以待隨揚帆去數年英舶無入境者而臺之外患以絕

至於開藩兩浙籌餉籌防危極轉安胥資宣力先生去而杭浙亂矣今讀軍書官牘藝文各編皆躬行實踐之事明體達用之言卽皆定亂彌亂之書也蓋甫亂能定未亂能彌者才也察其亂萌杜其亂根者識也其所以定之彌之者法也有定之彌之之法而隨時制宜因地異用者權也而要本於誠求之一心視民如子弟誠求其飢寒而後教化之不使有誘而陷之者視民如手足誠求其困乏而令休息之不使有害而傷之者故所至民愛之如父母衛之如腹心而先生皇皇勤求惟日不足猶以爲於斯未信也方今

朝廷力圖中興清明嚴肅共驩誅殛元愷登庸起先生
於家而撫十閩甫數月所以訓吏惠民整頓於敗壞之
餘者無微不至尤願刊是書而布之俾下僚奉爲模楷
師其所以定亂彌亂者庶幾閩無亂民乎斯閩人之幸
也斯不獨閩人之幸也有成法在流澤無窮天下後世
實嘉賴之

復漆也山明府書

甲申

僻處山中忽奉手諭以中丞檄修邑乘甚迫章程未定
下訪蒞堯仰見集益虛衷不勝愧服超鄉里鯁生公庭
屏跡而執事不以疎遠而外之敢不盡其愚以獻但恐
書生之見迂濶難行而執事誠能行迂濶之言可以下
得民心上邀憲眷使遠近聞風向義歆慕無窮者亦此
言也蓋嘗熟爲計之竊以爲今歲之漕非議減不可去歲
馬夷爲祟秋糧

停徵執事料戶口設粥廠奔走不遑度支告乏久矣今
漕不議加而議減此其說誠迂而不知計之至便莫有

大於此者方今

聖天子登進賢良擢用不次大府公潔保舉無方執事
富於春秋此進圖大用之時也

九重之耳目寄於大府大府之耳目寄於百姓執事誠
能減漕量平漕價百姓若數年之痼疾一旦獲瘳巷舞
衢歌拜賜何極而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自池達皖速於
置郵大府歲有甄別以之登薦牘克異等者舍執事其
誰而議者或以用不足爲詞抑知用之足在崇儉在任
人而已吾邑嘉慶戊午以前漕皆加二其時廉吏頗多
官無虧項詎非崇儉得人之效歟至胡公身後虧至數

萬何太守設言代爲彌補驟收加七夫彌數萬之虧而收加七則歲用不須加七而足明矣厥後盧公收漕四次歲皆加入而虧至巨萬毋亦吳俗奢侈所任非人耶然此亦猾吏章緒金導之其實肥田美宅家擁厚資愚賤耳目不可欺也吾邑向無漕規自盧公聽章緒金邪說刁生府吏公然分肥民之怨之入於骨髓今一議減而此輩猶敢有覬覦染指撓執事仁政者請一置之於法外耗旣除內用從省而出納又得其人安在其不足於用也且盧公蒞任時幸而年穀屢豐民雖側目尙無他故耳今承大荒之後山居之衆食土以生澤居之鄉

鬻兒以活秋禾雖熟未復瘡痍而開徵新漕帶徵舊米以一年之入克兩年之供倘復效盧公之所爲民力窮而民勢蹙安保必無他故耶况所謂減者非敢望收清漕並非敢望復加二舊制也亦曰酌減之云爾酌乎官可以足之數而不傷乎民酌乎民可以輸之數而不傷乎官斯官民兩得之道爾官無缺用而民已感恩必將曰加賦以困我者自盧公終減賦以蘇我者自執事始口碑載之道路祿位立乎生祠此不朽之業也此陸宣公散小儲以成大儲之說也何憚而不爲哉前者議修邑乘修脯棗梨諸費有照米均派之議若徵收如舊重

以帶徵之漕又增以均派之費恐民力不堪或有違令
不行者聽其不行是長民刁玩之風也何如議減而頒
聲交作令出風行之爲得乎大府促修邑乘亦藉以觀
所屬之能通志之局將開而吾邑之書不上何以報命
大府也此減漕之議實_起忠於執事之至計也然是議也
利於執事之官聲不利於服役之輿臺也不利於經營
之胥吏也不利於分理之僚佐也一與之謀未有不爲
所惑者是在執事獨斷而已倘不棄葑菲遽蒙採納則
此中利弊尙多當細陳之敢布腹心幸惟鑒察

上蔡雲橋太守論池州利弊書

丁丑

自福星臨照池上

超萬

餉口異地迭聽仁聲不勝歡忭

秋間自北南歸時以節孝祠領圯呈請重修進謁崇階
既蒙俞允復以閭閻利病下訪芻蕘承命之餘感愧交
集伏維明公躬行節儉以德導民邠召之膏龔黃之治
奚以加茲乃猶謀及地方興廢之宜勤勤懇懇出於至
誠此古人如傷之仁也

超萬

至愚極陋奚贊遠猷然幸

生逢大賢若不盡獻其愚則旣孤明德亦負鄉邦竊惟
池郡俗尙醕良民安耕讀自來號稱易治然而鄉里不
無橫民官府不無猾吏訟獄不無牽連緝捕不無寬縱
遊戲之場不無奢華教養之政不無廢弛今明公銳意

興利除害實百姓無疆之休趙萬謹陳其略願明公擇
焉一請嚴誣告之反坐池郡土瘠民貧然樵漁耕牧尚
可謀生而近來鄉村日匿則以猾胥鈎通鄉里無賴訟
獄頻興故耳有司非因以爲利鮮有不得其情者而皆
不究其罪意圖省事而不知此滋事非省事也何也敢
於誣人者乃黠民非愚民也勝則得志不勝則漏網此
萬無一虞之事何憚而不爲若處必不可勝之勢知必
不可逃之法何苦而必犯之哉故審其誣而坐之乃一
勞永逸之道也明公頒教四方使民無聽訟師所以開
導者至詳而誣告之風不止者則各縣反坐之條未嚴

一請禁詞訟之株連人命之連富戶聽奸民之誘也盜賊之誣富主受捕役之指也命案受差役之驚竊案被捕役之擾豈必受階前捶楚然後爲累哉況案情虛而誣告者易知案情實而株連者難察故爲累更重也自今請出示曉諭使知雖非誣告正犯之外連及無辜亦加反坐既諭之後照諭施行示民以信民猶敢有株連以害良善者乎二請催案牘之速結凡案之延非盡官情亦由吏奸有情者樂案之結無情者樂案之延而胥役最以延案爲利役不傳到而官亦欲結無由以至士玩日農失時商賈失利良可慨也請令各縣放告時視其要案

留住原告卽提被告以路之遠近限日其法當賞罰兼
施役以得差爲利如限者賞差違限者停差彼有希冀
忌憚之心必當速傳歸案而情虧者亦不敢訟矣一請
節檢驗之隨役官之下鄉夫馬本有定數乃今之從行
者輒數十人而更有先期至者有隨後至者官尙未之
知也輿馬紛紜冠蓋雜沓皆派被告供應飲食甚於飛
蝗咆哮威於猛虎故命案無論真僞小康之家必至蕩
產是以奸民挾命以恐嚇訟師挑命以分肥命案之可
畏本如此也請自今嚴戒各縣限定役數下鄉私往者
查究不貸一請築湖田之圩隄池郡枕江帶湖田畝非

寡而每歲之米常借資於江北兩湖者以湖田無圩故也如貴池東平天西平天皆十年七荒之產東西田約各數千畝若每畝使出千錢何圩隄之不可築隄成則石田化爲沃壤何小費之不肯捐愚民紐目前而忘遠見卽有創始之人亦或爲衆牽制此須官長主之仍使民自爲之當論管田之家設立公正董事或計畝歛錢或計畝出工今歲舉事已遲或明年春間立局秋季開工卽就隄內開一深溝以便取土土近則人工不勞溝深則蓄洩有脩其他有圩之處俾各增修無圩之處俾各創築實爲久遠之利一請復各邑之書院六邑原有

書院推其致廢之由大抵起於主講之不到院生重四散絃誦無聲因而不復延請而膏火束修之資或爲董事所侵夫世治需乎人才人才養於學塾書院之廢非細故也况池士習素陋近漸跡弛童試人衆輒肆喧譁宜選嚴師約束以靖其氣明公數臨秀山書院講習薰陶文風漸起然近者服教而遠者徒嚮風耳誠令諸縣齊復舊制費被侵蝕者理之無費者或勸捐多則制產少則生息使紳士自擇賢者爲師相勵以修行明經庶士習蒸蒸日上一請定禁賭之法則賭之害人甚於水火盜賊官禁已公然官禁具文而已不若使民自禁池郡聚

族而居教誨子弟貴在族尊化導鄉愚貴在紳士當使
各族自禁擇族長紳士之賢者爲首事犯者聽其罰責
抗者俾逐出宗祠循古者不齒於鄉之例夫官法違家
法近犯法於官猶可逃不齒於家則無所容其身矣然
非擇賢者爲首事族人未必服從卽首事賢而非官出
論責成族繁人衆豈必皆受約束哉請明公重申此禁
鄉里責成首事城市率屬巡查此風或少息矣一請禁
強梁之丐匪老孤廢疾乞食原所不禁而強丐率皆竊
賊在市舞蛇敲甌以擾交易在鄉則晝窺夜竊甚至單
門獨戶乃以白晝肆掠害有不可勝言者惟有籌出公

款設養濟所以處之無款則使大舖日出錢五小舖錢
三使地保旬日收錢日給一粥一飯輸小費以清厘市
固象人之所樂爲抑或勸捐生息爲垂久計更善大鎮
亦當設之使巡司主其事嗣後無許沿門有丐有則送
養濟所鄉間近城者送城近鎮者送鎮彼窮困之人止
圖一飽便足若強丐慣於醉飽豈肯甘此苦况當轉而
尋職業矣至巡察飢寒無使減扣勸諭富戶施以冬衣
更有仁政在一請究洗快之叅賊設捕原以緝賊乃有
捕而賊反橫正役旣爲賊腹心幫役又爲賊耳目多一
役卽多一賊故幫役不禁賊不可得而治也今竊案十

不獲一獲之又多所降宥并再犯者亦卽釋之意謂此亦梁上君子當開自新之路以施吾仁不知仁於賊卽不仁於被竊之良民而罪不至遣者勢難久拘如之何其可也計惟別寘一舍授以職業或織帶或捆屨俾自食之外日積數文積至數年足敷小本然後令族長保回庶可改悔而使賊自散之法莫若使各村各市輪流巡更爲得守望相助之遺意一請酌徵收之制度州縣差繁事冗或難徵收清漕惟於自己身上減一分自能於百姓身上寬一分是故舍儉以養廉之法無更治也今歲高田不早水田不淹多取之於豐歲尙能堪也但

恐常年援以爲例。敝邑修橋倡捐修隄倡捐多取之於
有事非無故也。但恐無事襲以爲常。

國家連年緩征而敝邑每歲加賦有加無已。民何以生
至折價更高於完納。則以官加之後胥又加焉。竊恐財
匱力窮釀成巨案。明公欲崇儉德爲六邑倡於茲。可勿
慮乎。一請禁民間之淫祀。愚民於父兄之前敢於傲慢
至拜佛求神。不惜焚頂燒指以奉之。遇方便之事每多
慳吝。至修庵築觀。不惜捐金捐產以助之。無他求福之
心勝而習俗之染深也。近來風氣劇演。目蓮會結百子
競尙繁華。牢不可破。夫迎僧道爲父母超升。此不孝

之子也。褻神會牧牛鬼面目。此左道之民也。明公旣諭
祈報之文。務存節省。請更嚴禁淫祀。俾知修德中有厚
福。民義外無鬼神。庶異教閤民。不能奪吾農工商賈之
財。用一請勸營兵之勤練。

國家平成旣久。兵數易虛。兵器易缺。天下皆然。池罷尤
甚。以風氣柔和。兵無所用也。然江艦往來。巨盜告警。城
垣內外。宵小時聞。若能使兵幫同緝捕。於此試其技能。
一體受賞。亦古來設兵衛民之意。且藉以修武備也。雖
弁兵非郡守所統轄。要可聯文武爲一家。誠勸各營日
討而訓之。不分畛域。合志除奸。行見江鯨息波。野嵐絕

跡無難矣此雖書生迂談杞人過計倘亦有備無患之道歟

超萬

管蠡之見未知當否伏冀鈞裁

上陶雲汀中丞書

乙酉

超聞讀書而不諳世務者陳也窮居視生民之利弊無與於己者忍也目擊痼瘼之故上有仁人而不以告者不智也身受大賢之知中有所見而不以陳者不忠也今明公皇皇求治而超又有感恩知己之遭若不露膽披肝以助至治於萬一豈不有孤盛德哉竊惟明公蒞皖三年自藩躋撫善政纍纍去歲天吳爲災流鴻遍野若非明公實心實政賑撫兼施生民之難未可知也今

痛定思痛籌畫經久定爲豐備倉之式勸示四方防患之周立法之善蔑以加茲又將手輯通志勒爲成書意在洞悉利弊闡發幽潛以爲治術風俗之助此古大臣之用心也超極愚陋何補高深然芻蕘之言聖人採之或千慮不無一得謹陳四事而明公擇焉一曰肅漕政天下之弊政莫大於漕而至難治者亦莫甚於漕州縣差繁事冗若於浮收者一切繩之以法勢將虧短庫物政以賄成且長奸民訐告之習近來九府甄別所屬未有以漕務參劾者職此之由然漕不治則漕日增漕日增則民日貧民日貧則教化不行而盜賊日起非天下

之細故也起以爲治之太嚴則無以處官治之太寬則無以處民莫若察其太甚者而去之大府位處崇高左右僚佐率能蔽其聰明若派委巡查適使分肥行橐不惟無益而反害之而總理全省之身又不能周巡所治烏察夫所謂太甚者而去之顧平日深交之人豈無一二可任者各屬情形非訪不悉是在擇而使之矣或謂控案之地宜訪未控者何必生事此又不然嘗見橫征州縣黠民分得陋規欺凌孱懦使不敢言其害更甚如之何弗遍訪也訪其太甚者以告則徵服親往驗實立參俾迅雷不及掩耳庶聞風者不敢議加過分者亦當

自減懲一警百其在是歟今大荒之後雖獲豐年而負
米者半食土餘生奉錢者或鬻兒餘直重以征新帶舊
民困難言明公仁心惠政無慮不周願更於茲加意焉
二曰懲奸胥問通省巨胥不舞文者幾人乎曰罕有問
通省巨胥罹重法者幾人乎曰無有其舞文而不罹重
法者何也以其彌縫甚巧牙爪甚多而官又曲庇之以
自全也彌縫巧則人不能發牙爪多則人不敢攻官曲
庇之則有發之攻之者反墮其術而受其害此非大府
訪拏不能破其堅而奪其魄矣起見池郡之中有吞并
官物坐享漕規而子弟納粟拜官者有虧短官物巨萬

挾制官賠而妻子擁肥田美宅者有滔天之罪無纖芥
之患後之胥吏誰不效尤剥官朘民豈有窮極此風氣
之大害也明公除莠植禾德威素著倘有意訪聞此輩
怨聲載道入境卽知願訪獲之後無少寬貸則人心一
快耳三曰挾地棍猾胥者地棍之腹心也地棍者猾胥
之指臂也卽如征漕之時官之苛征漕胥導之也漕胥
之桀驁地棍護之也漕胥不治則漕量不可平漕棍不
治則漕規不可去皖地肥美民氣素醴近來鄉村日窮
可風日長以此輩爲之厲耳明公誠訪獲各處渠魁出示
招告則羣小歛迹編戶宴安幸甚四曰嚴江防飢饉之

餘盜賊多有長江千里順風揚舠上下靡常追緝匪易
超以爲使捕緝之於後不若使兵防之於先蕩平之世
兵無所用莫若用之於防盜於此試其技勇賞罰時行
而武備亦得以常修而不弛今十里一營吹角巡更制非
不密但營房兵寡只能行於戍所不能遍於江濱則必
添城內之兵輪流巡江而後無可疎虞亦必責成臨敵
弁長訓練日勤而後臨敵而不懼抑又思之古者設關
禁暴今稽其貨不稽其人是以前徒來往無忌夫關者
舟行出入之咽喉也扼其咽喉彼將焉往超又謂當於
兵巡之外更責關吏稽查倘有匪船過關稽出挈獲給

以重賞則江氛可息商旅高枕而卧矣迂闊之論未知當否惟明公裁之

上林少穆制軍書

丙申

竊^超見聞淺陋幸荷甄陶昨謁白門重承矩詢仰惟大人建節江南開孟瀆劉河等處水利又覓早稻種於楚閩給民栽植一歲兩穫無利不興固已福貽百世矣茲因^超服闋將北行示以畿輔水利並論入

觀匪遙將面求經理茲事以足北儲以蘇南土此伊尹在天下之重希文先天下而憂也敬讀賜示畿輔水利叢書並四案諸編曠若發矇竊謂天下大計無逾於此

伏念冀充諸州三代本爲授井分田之地詎宜於古而
不宜於今玉豐各邑四郊現有開田種稻之鄉豈利於
此而不利於彼誠能成怡賢親王未竟之業俾虞徐克
驗其言是禹稷復見於世矣惟是非常之原世俗所駭
晏安已久破格爲難以鄙見計之似尙有宜預籌者溝
洫井堰工費浩繁若待司農議款恐格而不行宜預籌
者一圻郊如有曠土無論在官在民俱可隨時開墾若
以民地營民田每歲穫麥之後卽種秋糧其時不能稍
緩惟秋糧旣收二麥未種之時稍有二三旬之暇將俟
此時營之則墾田無幾將隨時營之則民食有妨宜預

籌者二農師必召南人如以曠土開作官屯卽使爲世佃亦可否則作何安插抑或募玉田磁州等處種稻之費風土略同往來較便宜預籌者三天下事非權不行以天使督理營田權不謂輕而要莫重於封疆內外協諧措畫自易萬一各持意見不免阻撓雍正間營田至七千頃至怡賢親王身後以朱文端賢相而渙號不行於牧令致棄前功乾隆中再次營田亦以督臣奏南北風氣不能強同中止前事有明徵矣竊謂必得首岳之任寬以歲月使州縣各營其地或勸民自營或借帑爲營或募富戶代營無欽差供億之煩則事不擾有黜陟

勸威之責則功必成宜預籌者四超計夏初當赴地平
倘得再依仁宇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敬於所示簡要事
宜妄參管見仰冀鴻裁伏維鈞鑑

後余官畿輔入年知營田之所以難行於北者由三月
無雨下秧四月無雨栽秧稻田過時則無用而乾糧則
過時可種五月雨則五月種六月雨則六月種皆可豐
收北省六月以前雨少六月以後雨多無歲不然必其
地有四時不潤之泉而又有宣洩之處斯可營稻田耳
文忠初銳意以爲已任閱此稟深然之因未奏請

竊超遠隔春暉久不得粵中消息引領南望孺慕常殷
頃聞邸抄知暎夷尙敢抗違致煩攻擊已獲全勝洋面
可平仰惟大人勝籌運幄妙用在心范公腹貯奇兵驚
破賊人之膽虞相手持使節速成儒者之功四海永清
萬世永賴在此一舉幸何如之惟是島夷狡猾異常不
可不防其紛擾粵省奸細不少不可不防其鈎通又古
來剋遠敵之謀每由堅壁破水賊之計多用火攻憲台
遠慮深謀亮已早爲預備何庸以道聽之說上瀆清聰
亦用致拳拳之意耳超所知粵東人員有高明令高建
瓚素勇敢軍旅之事似尙明白又聞豫省有遊擊劉天

保驍勇無敵可否羅致幕中奏調帳下以供奔走以備
干城比如盧扁之門稊術善補槓枳善攻並蓄藥籠缺
一不可起自慚駑拙未習鷹揚只以作養逾恒謬陳所
見惟憲台裁之

上林制軍書三

庚子

昨閱邸抄驚悉暎夷寇浙定海失守益思全粵安堵尅
吠不驚皆憲台運籌之善防脩之嚴也當此各口堵禦
之士卒奮然可以戰守由

宸謀善斷憲台善任銳意禁絕鴉烟也若遲數年毒痛
遍染何以捍禦思之寒心風聞現調蘇閩水師會勦務

一鼓焚如使片帆無反海波乃可宴然倘有脫逃保無再擾是在當事巨公握全算出全力以圖之自此海防不能不密矣逆夷素來驕悍此番即使盡殲安在不圖報復卽彼不復來我宜有脩以待之而脩之有難焉者海口至七省之廣不盡防恐乘間而入而盡防又調發太多不久防恐乘懈而來而久防又經費難繼然則將何策之從歟計惟沿海州縣立屯田以團水勇有防海之兵無防兵之費若使團練得法教習得人稽查得實不致日久懈弛則逆夷聞風而膽落矣屯田之法聞嘉慶初湖南鳳凰廳行之嘗有成案可仿但各省情形不

同或籌帑銀置田或勸富戶捐田或勸全省之捐以買沿海之田總在隨地變通使民不擾而已其在粵貿易諸海國務宜加意懷柔通商如故勿使暎夷得以聯絡同入爲寇必使爲我腹心與暎爲仇乃爲長策又見武林郁永河海上紀略一書載交趾以軋船破紅毛之法抄摺附呈以備采擇超識同坐井只以杞人之憂爰效宋人之獻未知當否統乞鈞裁

復姚理堂孝廉書

時在穆相門下安硯

工次接到手函并呈樞相稟稿具見一腔忠義沸沸毫端筆力縱橫與蘇爲近意足嘉而文足貴也惟是休兵

息民懷遠以德在

皇上所見自大旣許查辦果無悖逆自應通商不可失信不可開邊稟中所請緩行一節似屬難行願講解總須得體澳門不與定海必還無論已尤宜申言不帶鴉烟爲要公事原不應私議下位原不當謀政然杞人婆婦自是一片愚誠僕竊謂天下有大可慮者四事一在烟禁議輕堂堂中國令不行禁不止外夷其玩我矣此禁一弛兵弱財盡慮及後患能勿寒心風聞貴侍郎因其子不能斷烟而庇護之又聞有屯積此烟者以重利賄之故奏請弛禁未知是否然足怪矣如許通商惟有

加嚴販者梟示來源自絕殺者不多而億萬姓數十世
之人皆生矣且亦治內而不治外之道也二在海防惜
費天津盛京水師俱撤設脩全虛逆夷一去若無事然
甚可危也三在戰功不賞風聞粵浙俱報大捷從此講
解尙非示弱

國體猶尊而執訊之人未蒙賞錄恐解三軍之體若何四
在水勇議裁水勇潛行水底比兵得力聞該夷見中國浮
海之人察能授職有娶以國主女者水勇若撤尙該夷誘
而用之豈不爲害且敵至亦何禦也此四事如可挽回尙
能補救吾賢盍再陳樞相芻蕘一得或蒙采用亦未可知

吾輩求有益於世不求有益於身勿言出自鄙意可也

復陳登之司馬書

壬寅立秋夜溧陽海上接辛丑九日惠函時軍中三鼓披衣浣讀具見意長情重道合志同雖隔雲山如在几席敬悉近來政祉澄江三載人士謳思淮掣一年上下輯睦欣慰何如刻下逆夷披猖潤州失守對江卽是邗上非但震隣而已想執事整頓離網旣善調度軍務必周淮海自當安於磐石顧此非常巨寇要必鄭重嚴防竊謂彼船堅砲利明與接戰恐難取勝或用周易中復字訣埋就誘至或用予知章驅字訣掘深舖平或招人

中潛龍暗排瑜亮掌法或募梁上劍客飛取犬羊頭顱
重賞必有勇夫江中較易爲力知遠謀必早見及抑自
更有良籌每念鎮郡爲運道咽喉若不收復患孰大焉
昨歲聞鎮海之變星使殉難賈生痛哭累月經旬今則
入我腹心創更深痛更鉅若任事有謝安寇準其人當
使扁舟無返時下患在苟且偷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不顧大體不算通盤此則不勝杞人之憂耳起五年關
邑量移萬全正赴調任改攝豐潤去秋上台不知何所
見聞謬登剡牘以塞

明詔比投河丞中春

召對幸無阻越同務席未暇暖卽奉文督練灤豐等處鄉勇庸懦書生輟鈴未習且責在己而權在人牧令認真辦公者有幾籌勇不易籌食更難公事之棘手如此兩任交代賠累不堪挪移正款墊在海口當軍務吃緊時銳於急公豈暇私顧而此時飛檄催解擬典房產於同鄉京客不足千金難以償補私事之急迫如此前在灤豐本無德政來教以古循吏相許殊令汗顏所聞興水利施教養諸事殆傳之者獎譽過情歟灤城有洺河埽塞二百年逢潦爲害勸民挑開差免沈浸至於修井平道均徭役興書院以廢寺地立義學以窪城地勸種

樹皆尋常循分之事不足爲巨公道惟是事過循省方寸難欺當夫琦相不容指爲林黨粟秕苗莠必欲去之遣弁伺瑕借刀翻案非一日矣而數年中不懼不驚未一託要人緩頰守命之定差足問心樂民刁詐案多蜚樓溫犀一然百怪畢現訟師挈盡俯首詞窮并委訊鄰封多年糾葛之案一堂輒結庶獄無留不敢違道干譽不敢輕怒行刑持法之平稍堪自慰此則可爲知己者告耳至現在召募義勇訓練而激勵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非敢以爲能也離索日多聞過日少倘蒙遠示指南以匡不逮幸甚

復包愼伯明府書

道光丁未冬

兩接手函皆爲海運借箸詣詣往復如見婆心內有越
過剥船一策爲黃南坡張子畏兩太守所嘆服等語殊
未得解緣兩君來蘇未一言及正擬函訊而瑤翰重來
敘明請令京官赴津領米量貼車費便可越過剥船米
無靡爛後患可銷具見爲公爲友之心無微不至感佩
交深惟熟思此事有難焉者四季之糧放作一季之食
恐預支之例難開百萬之米運逾十萬之車恐不貲之
費難貼若貯津倉以待恐難修廣廈之倉如停海船以
需恐難駐終年之船遽以入告未必允行或下部議定

干駁詰不識更有何術以策之來函又有局中所議與南坡不合等語前因南坡海運熟手曾與谷謀原議章程小異大同不甚相反惟有人議以糧艘幫費補漕起執以爲不可謂其隱有加賦之實不特後援爲例貽害無窮卽目前民力亦艱難也所云民間交出米石總須運至通倉運費出之於下尙屬可行且其勢不能不出於此時事皆仍舊貫極重之賦請減不得運米之費官賠不能此一舉也頗裕

國儲而於惠民一節不過較常歲稍寬幸有均戶舊章重言以申明之多方以警戒之其稍有天良州縣尙不

至肆志苛徼耳謹據所見佈復仍望時惠教言勿以小
有異同後遂見吝爲幸

復黃少霞同年書

來函言朱子鉄板註腳不可移易是矣然起聞之汪文
端師曰願爲朱子功臣毋爲朱子侯臣憶己卯館都門
文端師約十日至其宅講論經史移時其講易曰元
亨利貞文言明說四德本義作大亨而利於正止二德
矣以元訓大大哉乾大恐說不去元者善之長非大字
可以該之以貞爲正固是然依文言作貞固爲安卦內
曰貞外曰悔貞主不變悔主變且貞應乎冬主斂藏自

是固守之義豫卦多半取豫備之義以大畜小畜之大
象觀之似取容畜之意以畜爲止未知何據損下固非
常政損上亦非常政故損益與時偕行旣濟九五當極
盛時卽衰之機衰亂常生於奢侈惟儉約可以救之故
殺牛不如禴祭九三太平旣久兵戎易弛故言高宗伐
鬼方以防積弱九二當守成之時宜培元氣故喪弗勿
逐而七日得其講書曰禹貢厥賦貞作以薄爲正似未
安宜與我二人共貞作相當之義見與中下之田相當
也九江以潯陽九派爲是祝敬所以節樂合樂止樂旣
有金聲玉振何須乎此其講詩曰毛傳不可廢如烹魚

煩則碎治國煩則亂鹿鳴見食呼羣等解最有意趣風
繁絃急管雅聲較緩頌則朱絃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音
故頌不叶音先儒於頌叶韻非也其講四書曰工歌關
雎必連下二章歌之哀而不傷指卷耳執禮作贊禮解
爲是鄉黨聖人記禮之書非必實有其事此皆師所指
授起謹識之不敢忘起少貧弱冠卽授徒時開講輒有
疑義講犁牛章疑聖人無對子譏父之理集註父賤行
惡一語恐爲家語所悞而家語漢儒僞書保非從此章
附會細繹語意是申明舉賢才之政欲其不拘世類耳
後見南軒先生有此說竊喜鄙意上台前賢唐棣章謂

應指思賢則上下思字相應舊說上思指人下思指理
非是餽羊章疑告廟不應稱餽當是禮王朝頒朔使者
後不頒朔而猶供之問陳章謂靈公意在報晉當時獨
出已見後見前人有言之者可見此心同此理同也而
亦有未經人道者片言章舊說謂非實事竊疑夫子爲
司寇時訟獄煩多必先有司夫子命之折獄子路諾之
不經宿而獄成所謂不留獄也所稱所記皆據實事而
夫子恐其自足故又進以使無訟之語司馬牛章疑子
夏勸其出奔桓魋之暴不可化誨又不能大義滅親除
出奔別無他法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華章人皆

知原思爲宰爲司寇時事不知子華使齊亦爲司寇時事也夾谷之會齊人歸田先後皆當有使臣往夫子非在官食祿安得餘粟與之默識章及事公卿章兩何有應作不難解夫子旣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何又作自謙語聖言豈有自相矛盾者况喪事自勉又何敢自外耶我字非徒自道亦以勉人也燕居章應作退朝說禮注退朝曰燕退燕曰閑其爲仁之本與與字是咏嘆之詞非疑詞以安社稷爲悅講章謂上悅字悅君心此悅字悅己心究竟語氣割裂不若與容悅一例看益見語言之妙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媚于天子唐太宗以魏徵爲

嫵媚悅字注腳也周易非爲邪也爲字疑讀去聲言非
爲羣邪未去而遲回不進舊解邪字不指人而指已言
非爲邪枉似屬牽強小雅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應作豈
可他適而不來切勿於我弗顧乃見速賓之誠若云甯
彼適有故而不來毋使我意思之不至則以一速了事
豈古人燕嘉客求周行之意哉凡此管窺所及不能枚
舉畧陳大概未知實有當於經意否超向有詩云嗟哉
毛西河直是侂胃狗至今千載下猶吹考亭叟尊朱固
素志也然讀書上友古人有疑不嫌相哂今質之知己
與西河同耶異耶望卽裁示不宣

答章賦三明經書

日前白頭師弟重晤暢談真爲幸事回憶綢幃講學隔五十年而少時課藝熟誦不忘好學如吾賢豈可多得來函詢近來時文選家得失思於時文久不寓目因向兒輩覓一選本信手披閱冀得一當以爲程式以答來意乃甫一開卷見王步青色斯舉矣一章文講下云鄉黨記聖之言動蓋詳已乃徘徊俯仰憬然遐思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等語不知作者以我馭題云記者徘徊俯仰耶抑體記者口氣自言其徘徊俯仰耶唐突糊塗莫此爲甚下接此兩言者烏知其何指一語尤謬試思

曰舉曰翔不指鳥將何指耶細閱通篇竟無一語著題
餘文亦多瑕疵殊少完璧盖罕皆有虛名而無實學識
者譏焉再閱方婺如文驅蛇龍而放之菹一篇家傳戶
誦已久但驅字放字不知活看於理未通試問禹卽神
人蛇龍有何法能驅何法能放耶當云水土平而蛇龍
自去直如驅之放之耳文輒以艱深文固陋他作亦多
類此不足錄又閱張江文比兩家爲勝然亦從時文揣
摩得來子入太廟每事問篇不知在前期十日百官戒
備之時含糊說些空話豈有臨祭之日奏假無言而可
瑣瑣焉每事問耶其他作不無可采而曉摟熟於文而

淺於識亦非文中上乘閤至此掩卷而卧雖有佳作吾不欲觀之矣足下欲爲子弟程式或仍於欽定四書文求之於安溪牆東二方諸家選之可乎

愼裕堂文集卷三

貴池桂超萬壽盟

皇清賜諡忠節故明定南侯曹公碑記

公諱大鎬字兆京一字京山世居貴池之白筭陂父參
芳公爲名儒授以韜畧順治三年明中丞程公世昌薦
公於桂王稱其才可大用王倚任之命往江西收殘卒
軍聲復振所至戰輒勝下縣郡恢疆千里以功授總兵
官旋授浙直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賜蟒玉尙
方劍兼兵部尙書掛平海大將軍印中軍都督府左都
督少保兼太子太保封定南侯當是時明之疆土日以

削白金聲桓張自盛等軍相繼敗散江湖上下無復有
握重鎮者獨公所部兵勢猶張總督揭公重熙往依之
侍郎傅公鼎銓亦往依之而公以軍務往來廣信邵武
間時恐騶從紛紜滋擾四境輒數騎就道露宿星行軍
中有戒以國之貴臣不宜輕出者弗聽至八年四月從
閩道出及黃村竟遇伏公旣被執我經畧奇其才多方
勸降不從下獄閱四月公於獄中上請死書至再至三
終不爲屈其書一言鎬生禮義之鄉於君臣父子生死
關頭籌之熟守之確豈以區區刀劍自喪生平再言死
不烈者氣不正見不明者忠不精鎬之正氣精忠久已

磅礪宇內執事試思我國爲何如朝廷公侯爲何如爵位大鎬爲何如人品而肯柔聲下氣爲人奴隸節義綱常至今已矣大鎬不扶孰可扶焉三言執事必欲惜其餘生則當聽鎬復至雄關再整旌旄抱憤長驅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不然卽黃冠故土終非血性男子所願復裂血衣作家書別其父母有身先士卒萬死一生百折不回鐵石此心等語又貽其弟晟書曰我輩舉此事具豪傑丈夫胸襟死係分內事有何怨望惟恐老母過傷弟須朝夕勸慰云我欲生何難但不死可惜我欲千百世後知此念之不差耳吾族與公族世爲婚

烟地隔三十餘里超萬每至筇陂求公所爲血書觀之
鐵畫蒼然碧血斑然古墨淋漓詞氣凜烈未嘗不歔歔
泣下以爲公至今未死也公上書之後我

朝知其志不可奪乃賜死於章江門許其兄大鑒持書
函首以歸葬於東坑嶺下示寬典也重義士也然公身
喪家破鄉里非之加以殷頑之目無有稱其高義者至
乾隆四十一年載入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賜諡忠節道光四年復奉

旨勒碑入忠義祠族人始爲立後潛德之光蓋遲之百
餘年而後發也嗚呼非我

所之盛德何以得此銘曰

南山可移公志不折精金可銷公靈不滅明統旣絕南
藩倒戈閩粵一線勢將奈何公張空拳聞鷄起舞七載
恢疆餐風宿雨精衛填海螳螂當車耿耿愚忱焉顧其
軀旣入天綱強公稽顙玉馬歸周豈無慰賞公不屈撓
上書我

朝願爲泰山無爲鵠毛峩峩首山武周未表褒節易名
天恩再造同時抗節邑不乏人若吳司李若馬將軍汪
程二將并享秬鬯勁草同心千秋不喪

祁門重修岳忠武王祠碑記

岳忠武王自宋紹興元年帥師過祁至九年邑人爲立
生祠而宋史稱常州處州皆圖王像祠之未及祁祠以
王屯常時堵禦金人避地者賴以免處爲固石洞賊所
據賊平之日詔令屠城王固請得赦其有功於二州甚
大至祁不過一經止宿紀不勝紀故弗紀爾然觀東松
菴題壁之詞愛其三山環聳萬木森鬱并期凱旋再結
善緣豐碑巍峩古墨飛動山靈呵護留遺至今未知他
州駐師之所王果皆如此留戀今又皆有此真蹟否也
王之過祁也方秋崖秘書題跋以爲王討楊么師過吾
里秋崖紹定進士距王未及百年其語自當不謬然

記首言自江陰提軍赴饒與張招討會合末記紹興改
元仲春十四日題按宋史張俊傳紹興元年李成圍江
州俊急趨豫章議戰岳某爲先鋒又王本傳紹興元年
張俊請王同討李成成將馬進犯洪州王自請爲先鋒
突其陣大敗之又與成遇於樓子莊大破之其年與壁
記符高宗本紀紹興元年正月乙酉岳某引兵之洪州
二月李成犯筠州張俊會兵討成三月岳某渡江擊馬
進大敗之據此則正月起行三月破賊過祁當在二月
其月又與壁記符是役爲討李成無疑若討楊么事在
紹興五年與壁記不合且么在湘湖江陰往赴何至迂

道過祁耶嶺州嘉靖府志載王宿東松菴僧子珣進麥飯多隱語大致勸蓄異謀王不聽及繫獄嘆曰早從東松長老之言不至此萬厯康熙縣志因之是何言歟是以王爲淮陰僧爲蒯徹也夫王之忠誠貫日本非淮陰可比而金人入寇數天同仇與天下共逐秦鹿之日事勢迥殊卽有蒯徹萬不敢說說則王必怒髮衝冠立碎其首而刳其腹矣尙有再結善緣之約耶獄中之語誣蟻精忠齊東妄談編入簡策載筆者與有咎焉故起萬纂修祁志不敢不正其誤而削其誣也在禮非有功烈於民不在祀典王一過祁似無大功烈於祁者然祁與

饒接壤李成旣犯饒州勢必取而窺徽取徽窺浙非王
爲之捍禦幾何不蹂躪我城池芟夷我士女也況當時
黃維生祠記云提兵經此靜肅無譁行旅居民不知有
兵是三代時雨之師無以過之祁人安堵如故伊誰之
賜無以報之可乎王祠舊在東松菴縣治西三十里明
宏治間移建城南以後屢圯屢修至是傾頽殆盡王明
府讓來宰是邦同游教諭璘張訓導應揚捐俸爲倡屬
邑紳洪廣文炯勸捐興工不期年而祠成規模宏麗大
勝昔時時起講藝東山瞻拜祠下喜諸君子能受王
靈而王之忠魂毅魄恍于于焉從三山萬木來矣遂因

諸生之請而謹爲之記

大洪嶺新修石道碑記

道光辛巳余館皖城客有自新安來者言及大洪嶺之險高六十仞歷井捫參亘二十里百步九折巖冬積雪蹴踏層冰疾風裂岡指直面割溽暑石潤滑如飴膏舉頭日低人汗成雨故過客懸車莫上束馬卻行恐一失足中途如自九霄而墜九淵也余曰聞新安多善士豈無爲是嶺削平險阻者客曰重巘四面潛蛟之宮雨水驟騰山奔石走自明萬厯時鄭節婦捐金闢道垂二百年傾圯殆盡中有小補旋復衝頽蓋是山本名大共瀄然

新安志載之以後徽州郡邑志因之惟

大清一統志作大洪以山洪奔瀉故名今欲重修茲道
金非數萬鎰不濟工非五六年不成是以志士苦獨力
之難爲行人嗟嘆以至於今余曰嘻是所謂飛鳥難越
啼猿愁攀者耶越六年歲在丙戌余就祁閭講席道經
是嶺回憶客言身尙未至已心爲顛而股爲栗也及至
嶺甃石星羅峻級梯接飛橋虹落長亭雲連山高而不
危道長而不阻雖懸崖絕壁如履康莊無復如前所聞
昔豈客言盡謬耶俄躋其巔憇僧舍而問焉乃知孔道
新開大異昔時四閩星霜工猶未峻其董事皆黟紳士

勸捐六邑督理諸匠不惜勞費以圖厥成余嘉嘆久之
益信新安果多善士而惜曩時之吝不復經此途也且
夫義舉之難也始患爲之無其資有其資又患無實心
任事之人卽能實心任事而不能爲之圖萬全計長久
亦非經理之至善者也茲嶺開山鑿石旣已更曲爲直
化險爲夷又改蛟嶺之路於對山建永安石橋於其間
又建兩石橋於嶺南而水患可避矣凡金釵培諸險處
無不修整完固而危途可免矣且於嶺之上下四旁勸
募雷湖胡氏及蕭李二姓山塲並禁開懇沙石不飛而
周行可保矣夫憫人之危而濟之仁也千萬人往來之

區以身任之義也慮蛟水之患而多方以防之智也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其在是歟問誰倡斯舉者則州尉胡君嘉塘上舍舒君朝瑜司馬史君世椿州司馬方君元郊上舍項君邦根理問舒君立勳都司金君漢實理問舒君立德捐金剗首而經紀之於戲諸君之功豈不偉哉至戊子歲工成以樂輸善士之名盡鐫於石蓋始終六年矣舒君朝瑜與余友胡文學鳴盛善因以索記於余余嘉斯舉之義故記之

石埭新建察院文昌閣仙壇宮碑記

廣陽古名勝地距余居百里未之遊道光乙酉辱擁臯

比於此每課以文事會者五六十人書院不能容則局
試院會之月二至焉墻宇巍峩號舍完固規模宏麗甲
於諸邦竟日遊息其間可以擴心胸而助文藻書院東
行百五十步有文昌閣梯級三層高插雲表透穎如削
垂檐欲飛俯視河流倒影如蓬萊縹緲之峯與海波相
盪每講貫之暇攜諸生登臨南瞻黃嶽西望九華雲海
天河瞭然在目又於清明前一日訪寶子明遺蹟登陵
陽山至仙壇宮憩焉畫棟雕楹照耀巖壑靈鳥百囀仙
風吹衣飄飄乎如見黃鶴南來青鸞西下慨然欲遺世
獨立羽化蟬脫而凌上清歸乃進諸生而語之曰余前

年從吾師周司空遊襄校至毘陵潤州諸郡棚中楹壁
多傾頽有不能蔽風雨者又嘗東遊齊魯北遊燕冀沿
途古蹟下車訪求昔之勝地名區埋沒於寒煙蔓草中
者比比是矣石於江南一黑子著面今一振作聞氣象
鼎新山川生色豈非邦之人士樂於興教化育賢才敦
崇文之至意發思古之幽情輕利好義以成盛舉歟諸
生曰然吾邑向無試院縣試几案自備間遇霖雨或坐
露地童子苦之東關舊有文昌閣以環邑諸山如城東
北獨缺建以補之沒於陽侯莫圖興復三十年于茲矣
前歲融風扇虐燬及仙壇弔古者傷焉今一二取而新

之誠爲創舉是役也捐貲至萬餘緡自來邑中工役未
有如此踴躍者蓋是時紳耆輯睦鄉城協和董事諸君端
方幹練故人皆樂爲之助云惟石邑雖僻處山陬唐宋
以來代產偉人如杜彥之王時可諸公綽有文名流風
未艾而宦績傳中畢恭介蘇鶴洲之餘烈猶有存者忠
義傳中如丁恭愍蘇太僕湯繼山杆節愍生氣猶凜凜
也近來科第雖稀而諸生佩實銜華者濟濟衆衆門牆
輝耀安知舒水丹臺含英孕秀不積之久而大發其光
耶余於是舉卜之矣試院經始于道光元年三月明年
十月落成文昌閣經始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越三年

落成仙壇宮經始於道光三年三月越八月落成諸生
囑余記之捐資者悉列於左董事讓美不居故不書以
成其志

樂城縣龍岡書院碑記

樂城龍岡書院自康熙二十二年前令桐城王君琬創
建以邑有卧龍岡故名時

國家藩逆初平與民休息王君既修井養之利又興學
以教育之所以培元氣者甚厚乾隆二十年間堂舍傾
頽前令濟源李君方茂葺之籌撥地租得銀百二十兩
爲膏火資以前則花甲一週鹿鳴絕響以後則瓊林連

捷鳳起騰聲爲其事則有其功不信然乎越今七十餘
年講舍又成茂草道光十有四年石門王君大猷涖此
集董事勸捐制錢四千餘緡以二千餘緡築書院餘築
市屋賃租充費余丙申秋下車則大工俱落成矣以工
費不敷修脯無辦尙未延師課士余先捐廉請在籍鄧
刺史祥麟主講旋令董事勸捐合官民復得四千餘緡
以三千發商取息其餘以充修膳以建義學以補工費
以置地畝明定章程可垂永遠遂以樂輸姓氏專達於
上請叙於

朝余聞前明有耆老安玉者好善樂施四關虹橋皆其

建造至今以爲美談今馬明經璋捐二千緡爲倡又總理其事郭文學翔捐千三百緡紳士客商以次踴躍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又安見人之欲善不如我也至此舉之始前學使副公承瀚倡其議王前令與前學楊君銜定其謀此舉之終前正定太守沈公濤促其成楊尉士安分其力其始終勸捐任事則董事鄧生俊傑田生士邁王生建中馬生登霄併其力余特因勢而利導之其何功之與有若夫定善後之事宜合羣才而陶鑄是余之責所不敢辭且夫爲一事而務名不務實者虛也計近不計遠者疎也邇來書院雖設大抵上官薦引私人

食乾俸而已久之經費遂爲不肖官紳所侵而堂舍因之易圯余所見聞遠近一轍今議定延師不徇上薦存本不許官支房地繪圖立簿縣學書院三處分存以防遺失又以餘款置地爲歲修費庶幾俾勿壞乎余試邑之多士其文多俚無經術氣故也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往時教匪蔓延民惑邪說茲邑頗無此習然其漸不可不防化導鄉愚責在士子惟通經術明理義者足以勸化之此後歲有餘資其廣購經籍貲之俾多士崇尚正學窮經以致用可也書院房產有分存縣學書院印簿在

不具贊

重修貴池節孝祠碑記

嘉慶二十有二年歲在丁丑冬十月太守雲橋先生命知貴池縣盧公重修節孝祠而新之昭

國典也維風化也是時

超萬

先妣梅太孺人以苦節奉

旨建坊入祠將遷主而祔焉先期詣祠履視乃見巖墻洞開斷椽星亂土階草莽木主泥封蓋有司弗過而問者十餘年矣超萬營構無力將與節孝子孫共謀之爲之請示太守太守曰此守土之事也惜無早爲余告者與盧公籌款興工踰月祠成盧公以祠主遺失難稽凡

節孝名在郡志者胥書於版太守臨吾郡一載建興濟
橋築翠雲隄皆捐廉爲倡吾池風雖質樸然近來訟獄
亦煩守土者往往不暇及此公旣使案無塵牘而以冰
上之身又能屢興義舉果操何道歟昔晏子辭田逃富
而待以舉火者五百家豈非業儉德歟是故舍儉以養
廉之法無吏治也於戲閭門爲萬化之原所關豈細故
哉誠使婦盡貞婦朝夕勸勉其夫天下無不賢之夫誠
使母盡貞母朝夕訓誨其子天下無不賢之子合天下
之夫與子皆賢民風豈不日厚吏治豈不日盛然則
國家褒崇名節旣予綽楔之資又隆春秋之祀尊榮備

至豈無故歟而有司視爲具文贖禮典褻神靈聞公之
風亦可少愧矣且邑中入祠者不下數百人其子孫豈
盡蠢愚無識何坐視廢址至數十年之久無一人倡議
建修者固由民力之貧耶抑亦義風之替耶自太守此
舉告成人人蹈德詠仁悽愴怵惕秋霜春露不絕烝嘗
是不特有以誨天下之貞并有以教天下之孝於時起
萬瞻拜崇祠眷懷慈訓冰霜滿目風木悲鳴母德劬勞
空孤鞠育

天恩高厚未報涓埃寢成孔安伊誰之賜念賢守令感
激涕零召伯之棠歐母之荻流澤深長將與天地無窮

極矣太守蔡公名炯號雲橋九江人由丙辰進士官中翰銓道長出守茲土有清名盧公名元璫號湘槎元和人由丁酉拔貢歷宰桐城天長諸邑稱老吏云

丹徒王貞婦墓碑記

道光十有四年十一月旣望余自句容旋役中途聞王貞婦事迂道偵實言於廉訪長自裕公時中丞侯官林公親督役浚運河於丹徒廉訪書陳其事中丞命捕之鞠得其情治如律貞婦得旌於

朝鎮之士紳將建緯楔於其墓以茲事發端於余屬爲文以誌於碣按貞婦王姓丹徒人歸同邑民趙星彩姑

睦姬與道士潘致雲私翁維興鬻夷烟爲業利其賄縱
焉方貞婦始歸時致雲悅其少艾與姬謀並污之貞婦
固拒姬怒日肆凌虐貞婦受之恬如也姬見其志不可
奪假他故出之母令改適不從年餘姬佯爲溫言謝貞
婦使復歸一日導致雲匿牀側俟就寢突出犯之貞婦
之復歸也寢不解衣以防非禮至是奮擲大呼致雲窮
蹙夜遁姬益怒笞擊無算刺以錐貞婦閉戶更衣衣裳
三襲上下皆縫紉旣乃取夷烟生食之畢命姬詐以暴
疾聞婦族懦雖鳴於官終疑畏其能辨會有謂人訟遂
已時甲午八月十九日也寃沈三月一朝雪之聞者快

焉嗚呼貞婦生長窮戶豈嘗誦習班箴劉傳觀感古烈
女之所爲而乃全清白于汚濁之中誘之不可逼之不
從至於九死不移與震川集所傳張貞女貴池志所載
唐貴梅先後一轍孟子性善之說不其然乎若貞婦者
可謂能盡其性而天下之爲丈夫者可以愧且勉矣致
雲纓首跼姬遠奴維興亦以違禁鬻烟遭戍天下之爲
惡者又可以戒矣是獄初鞫時姬尙匿情致雲忽厲聲曰
旣見青天何可欺也是則貞婦之精靈顯爍何如耶假
手於余以彰奇節殆非余之所能自爲然非大府關心
民瘼安能神速如天上下將軍而罪人卽得也嗟乎安

得要路盡如林公裕公者使天下無冤民哉銘曰
女貞長青雪藕長白經霜爭榮在泥逾潔江心有泉中
冷清絕濁波掀天清者弗湮第一江山鍾爾奇節就義
從容閨中信國北芒坊高東海冤雪金管書名字不磨
滅嗟爾貞魂宜化爲石付與媧皇補天之缺

重修樂城昇平橋碑記

樂邑西關外有昇平橋不知始於何時康熙三年邑宰
石門姚公煥倡修教諭獻縣陳公食采爲文記之以爲
惠政在茲豐碑猶存聳然屹立余丙申秋下車往來是
橋橋石雖剝蝕尙可通行至己亥傾圯尤甚是邑通鹿

泉入晉者輻輳於此關外一橋猶咽喉也咽喉硬不可
以不治是橋圯而烏可以不修哉况今春深浚城河河
槽既深逢雨漲盛興梁不備道路不通行人之病亦長
吏之憂也時鄧生俊傑董事書院銳意勸捐未成而卒
張生汝楫繼之約同人分任其事激勸多方逾年工峻
凡事必資衆力而成其信然矣余移萬全將行董事以
記屬余成梁濟人本有司事而是橋之成則諸君勸誘
之功四方善士好施之德也是余之厚幸也夫在事分
任勸捐者有武舉劉瑜序班王思敬文學張勉郭炳文
鄧玉衡武學李大經馬登霄溫泳從九許德琛平定州

國學李榮生穆瑞云

重修蘇州文信國公祠碑記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年振勵儒風追崇先哲以宋丞相
文信國公從祀文廟嗚呼休茲大節待窮而後見至德
歷久而彌光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公在當時賈似道沮
之董宋臣仇之黃萬石謗之李庭芝疑之陳宜中忌之
屢蹶屢起萬死一生卒難挽三百年已去之天命而更
歷數代乃能仰邀

曠典升階學宮爲萬世人道立鵠意天之厄公乃所以
福公歟蘇在宋爲平江公嘗知平江府事故蘇城北舊

有公祠所以報也考公以德祐元年由贛起兵勤王尋
命守平江備禦四十日敦促赴闕去三日而城降向使
公留平江擁數萬節制之師蔽障浙西令張世傑以全
軍扞衛浙東元師懸軍深入慮浙東西兵截其後當不
久自退宋事尙可爲也平江陷而宋隨之矣雖然公留
而平江存公之德澤在平江公去而平江失公之風烈
猶在平江也今距公幾六百載巍然道貌凜凜如生瞻
正氣之常存念典型之未遠所以興起百世而勵官箴
者豈其微哉道光乙巳公裔孫東川方伯在蒞蘇攝中
丞事見祠宇傾圯捐廉倡修先後屬署守李剛峯正鼎

桂星垣文耀勸捐經理是年冬趙萬調守茲郡繼董厥
成越明年十二月工峻惜東川方伯歸道山不見祠之
落成也幸公裔衍在藕門從祀烝嘗世世勿替也因爲
文記其事

梅村山水記

吾池多佳山水昔人比之剡縣長沙獨梅村距郭七十里
人跡罕經太白樊川品題弗及而整齊開朗奇秀天然
實足爲一邑冠吾族居麗中央以山爲城南面三台其
峯由大山各抽一脈行里許截然齊止位置停勻與他
處一山三峯者異後枕筆架山一似神工削成者西北

有五老山上一峯秀插雲表端銳森巖下分五枝五峯並起排列如指故又名五爪山其外仍多華表環之西則金龜山剪刀峯取象稱名惟妙惟肖西南坤峯與東北艮峯對峙艮峯以下有烏金山蝦蟆山撐塞其間望江尖在南山最高處望見江船如螺如蚌東有魁山旭日朝出時現祥光每憑高中立眺望重屏疊障四面週遮十閣五樓八方具備月明星朗如披畫圖然雲收雪霽如入玉峯然不知結廬之在人境也村東南有天井塘有柏木林之蟹井皆湧甘泉雖旱不涸時有虹氣出焉其東南有龍王洞龍窟其中洞出雲則靈雨降其東有

穿麓橋橋洞天成水流不息大河自大嶺自沙嶺二源西
流六七十里從東南隅入境邐迤而北圍繞宅後如帶
其最深處聚爲羅家潭蕭坑一河從西南來夾於宅右
滙之同出西北五老山下淙洄渟蓄關鎖重重至夏塘坂
又南流一二里始折而北而西行百三四十里入江凡
村在萬山之中每嫌地逼而茲村土地平曠縱橫十餘
里多良田河之上流有芒鞋堰瀦水灌田相傳前此屢
築屢圯適遇仙人經此擲芒鞋於河而堰成自此旱澇
無虞人享粒食或曰羅昭諫愛此間山水後得仙術策
驢至此飛鳥成堰今堰旁石上有仙掌仙履跡驢跡其

信然歟明英景間吾祖仙石公由龍舒河遷此其時同居者數家後皆湮沒無傳吾族自明以來雖不甚顯於時書香世世不絕四百年於茲矣夫同得山水之秀他姓居之如彼吾族居之如此豈地氣衰旺有時歟又豈人事得失無常歟抑吾祖孝友仁慈貽謀忠厚故厥後克昌歟至今歲時祭先昔日鄰居猶立主祀之此我祖遺命使然而當日輯睦周卹更不知其何如丈人代興禮教不墜此蓋非偶然然則山川靈氣之所憑依固在德哉

聖主耕籍頌

謹序

嘉慶壬申作

臣聞重農者國之大本耕籍者政之大經古聖王愛敬盡於祖考儀型孚於萬邦莫不守一撥之成規遵三推之定例矣自我

高宗純皇帝慎重六禮創行四推二萬里疆土宏開六十年暘雨時若

天

祖垂祐以至於今

皇上屏繪豳風詩裁無逸凡所以出政施令者無不恪遵成憲以此上酬

九廟之靈下卹萬民之隱賤膏飲醴薄海同焉時當
秉耒禮守加推以致孝也以勸農也以示勤於職事也以
天子之尊而致孝天下孰敢有忘孝者以
天子之富而力農天下孰敢有惰農者以
天子之貴而勤職事天下孰敢有自暇自逸者此一舉
也

神人之和洽

仁聖之事該矣臣僻處方隅至恩極陋豈足窺高深於
萬一揚鴻烈於無窮顧幸生甘雨和風之世同沐光天
化日之恩亦願摠葵藿微忱焉敬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時維孟春

帝擇元辰帥彼羣后耒耜躬親野廬洒道條狼清塵青
旗拂柳翠蓋連雲至於南郊上下交欣乃降黃屋乃停
朱輪洪縻璠叟吉特擾馴視土繡壤五色玼璘協風吹
來花氣氤氲三推舊制禮有明文我

純皇帝加推示勤德邁今古功彌乾坤惟

聖天子成軌是遵舉動爲法大孝深仁孝治六合仁育
萬民諸侯卿士炳炳麟麟或五或九次第相循庶人終
畝或耔或耘先公後私願晉衢樽

帝命還轅勞酒推

恩省畊省歛蠲祖賑貧猶恐漏澤困我農人神倉旣歛
萬室孔殷以享以祀粢醴畢陳工祝致告馨香上聞耕
此嘉穀實維曾孫

帝曰念哉民力普存

天其右之玉燭調均

神其饗之賚以賢臣

祖考來格垂裕後昆朝野輯睦風俗還純無有遠邇奔
走來賓

天子萬年長此陽春

呈禮部請旌表明末殉節諸臣狀

迨光緒二十

爲懇恩奏請旌表以慰忠魂以維風化事竊誥殷頑而
降命著周主之深仁赦季布以爲郎昭漢王之大度然
義士雖稱孤竹未聞褒高餓之忠王禮以葬田橫不遍
及從亡之客從未有若我

高宗純皇帝恩包九有道合三無噓枯骨以重生慰丹
心於不死鐵案正貳臣之罪字挾風霜金名諡全節之
賢光爭日月誠仁至而義盡亦識遠而慮長者也顧彰
往闡幽禮隆

聖代而徵文考獻責在儒生非有實跡之上陳豈能遺

芳之遍採聰等謹按明末貴池殉節最著者五人除推官吳應箕已蒙賜諡崇祀外有馬應魁汪思誠兩副將從前明閣部史可法殉節揚州事載明史并載

御批通鑑輯覽參將程宗熹亦殉節揚州事載池州郡志又有桂王將曹大鎬殉節廣信亦載明史與

御批通鑑輯覽伏思此四人者雖螳螂當轂敢抗

九天降雨之師而精衛填波實扶萬世炳星之義傳諸父老既有明徵紀在簡編復存確據乃祀典久曠令名未加恐忠魂露宿而無歸將芳躅烟消而不著職等誼共枌榆之社思揚蘅杜之芳憐臣節之如山甘爲玉碎

值

皇恩之似海忍使珠遺為此叩呈大部大人俯採輿謫
仰陳

天聽請易名之典定崇祀之文或配享閣部之祠或附
主鄉賢之座庶使神靈妥侑泰餘明德之馨且看頑懦
奮興草募疾風之勁謹呈

附節畧一謹按御批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載揚州
城破總兵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
馬應魁赴江恩誠等皆死按明史應魁與劉肇基合傳稱
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舊
間猝遇賊衆俱欲奔曰勿怖生死命也連發二矢殺二
賊賊即退可法因拔爲副總兵俾領旗鼓每戰拔白甲
大書盡忠報國以于背至是巷戰死又按史可法傳
附載副將汪思誠皆死思誠字純一貴池人

嘉崇禎十三年武進士官參將詳池州郡志科目表宗
熹妻何氏節孝入郡志列女傳註載宗熹死揚州之難
何聞訃自縊等語按郡志於汪馬諸人皆諱不載惟宗
熹殉節事於傳註附及一曹大鎬桂王特貴池人軍
廣信按明史楊重熙傳載重熙走使大鎬軍又載傳鼎銓往
大鎬并進自盛被執重熙走使大鎬軍又載傳鼎銓往
來大鎬軍又云重熙大鎬相繼敗謹按御批通鑑輯
覽一百二十卷載大鎬尋亦敗死其爲死節甚明道光
四年閏七月十四日禮部奏安徽貴池縣前明副將馬
應魁汪思誠參將程宗熹及廣信守將曹大鎬相繼殉
節忠義可嘉應在本邑忠義孝弟祠內設位致祭并題
名於石碑俾得流傳永久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重修金陵黃文貞公祠並貴池會館啓

嘉慶癸酉

吾邑建黃文貞公祠於金陵自明季始論者謂一舉而四善備焉外祠爲夫人二女墓所內祠爲石影靈爽所憑勝蹟不磨以揚芬烈一也神象肅然人有矜式頽廉懦立於是乎在以扶世教二也其傍建立會館房屋深廣俾應賓與者聚處一堂羣相友助以睦鄉黨三也吾邑貧士居多得所托足資斧稍節以卹寒素四也每鄉闈試畢次日舉行祀事衣冠咸集禮樂畢陳四方來觀合稱盛典二百年奉行匪懈以至於今或謂祠館并修工費浩大修祠不修館可也此其意殆以妥神爲重庇

人爲輕亦似有權衡於其間者不知人情聚則口親散則日疎會館廢則士子散異日祠復傾頽孰糾合而修之竊恐廢館卽廢祠之漸况工程創建爲難修葺較易前人爲其難而後人弗爲其易尙得謂邑有人耶今有子孫目覩家廟之圯絕無仁人孝子之思祠手旁觀致廢血食世皆非笑之矣又有兄弟共營祖父之居或存此疆爾界之見推諉不任終於露處世尤詬詈之矣文貞公爲吾邑文章節義之祖凡我後學皆其子孫也屬在同里卽皆兄弟也視此祠宇卽同家廟也今棟宇皆折難緩須與工需千金聚斂易舉而顧不爲之所諸君

子其何說之辭至若前次興修工不堅固咎在董事疑
有侵漁客於捐者動以此謝之不思既往之事難以深
求董事果有侵漁忠靈顯赫自有大罰隨之何待口誅
且前此保任非人此次在公舉得人而已顧坐此不圖
修築是因噎而廢食也可乎超萬時在白門不忍坐視
爰約同人設立損簿願諸君子踴躍多助公擇董事尅
日興工庶幾忠魂妥脩而前人之良法美意永保勿替
吾邑殆將興乎謹啓

英山儒學課士啓

道光己丑

英山江上名邑

超

公車初入都時吾省有三尙書英得

一焉金大司寇是也近來科第頗稀固氣運有盛衰歟抑文教不勤秉鐸者與有咎歟

國家設學校之官本以教士茲邑義學以歲租微薄難以延師分給兩齋爲月課費食其食而不事其事君子恥之超秋浦腐儒竊不自量嘗以扶文風勵士習爲已任今奉檄來攝是職代庖不過數月固非久居此邦者然人臣之職一日立乎其位一日業乎其官不以崇卑而異豈以久暫而殊耶前者下車之始經理州院歲試事於役未遑茲月試畢初歸諸君方且休沐未敢重勤但遙課以觀風氣嗣後與諸君約月集書院而課之課

文之暇參以講論賞奇晰疑教學相長致足樂也或曰
邑之多士散處四鄉山路崎嶇難以畢集不思古有跋
躅千里負笈從師者各鄉雖遠不逾百里諸君其以親
師爲務勿憚勤勞開課定於十一月念九日臘月朔日
接踵課之來歲課定騎月之例單月以念九日爲期雙
月朔日爲期自正月始一到兩課道遠者差可節勞資
乏者亦可省費君其自來不更要約矣此啟

亂後勸助陳岱雲郡伯薪米公啟

蓋聞治人者於人待食通義攸關愛人者爲人所親至
情相感故當官切於物有濟之念斯在下深無德不報

之思況當時處艱難何忍視同楚越惟吾池郡伯岱雲
陳老公祖持躬正直秉性慈祥入西清則學志程朱行
南國而宣猷卽召黃堂久爲閩設孰控郡而案必親提
書院近只空名誰課士而藝皆手校乃民事直如家事
聽獄則案罪伏虎分水厯厯人師任作經師閩文則細
意塗鴉法言樹鵠猛濟寬而遍鋤莠種教兼養而多助
蘭膏培龍脉而禁樓山自封炭井防鯨波而巡江岸欲
築銅隄無數恩施殊難枚舉不料行役在梁公館裏揭
竿到蕭相樓邊城池雖舊物故封風景已焦頭爛額司
庫儘而俸廉安領屬邑殘而供億誰將冰上身寒焉能

久立甌中塵滿何以資生豈弟而父母堪稱斯言信矣
飢餓而門戶不出於女安乎且地方何可一日無官鄰
郡皆以萬家致養分之所在義重如山禮之所宜情懇
於債爲此矜耆互約忱悃各摠或貽劉寵之錢或送陶
潛之米聊效野人之薄獻俾知廉吏之可爲存平時履
潔懷清固自一塵不侵一介不取際此日處窮達變亦
應周之則受得之則生合郡矜耆公啟

陳虛航三我圖說

嘉慶乙丑

陳君虛航以儒世家者也自繪三像以三我名我一而已何以有三其說以過去現在未來合之得三我焉既自叙之而又索余爲之辭余應之曰君所云者乃佛家之我非儒家之我吾儒有一我無三我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過去未來皆外也非真我也故儒者止有現在之我魯論謂聖人無我吾易言有現在之我若不見夫天乎天之氣虛而理則實無聲無臭者天有物有則者亦天聖人之無我無聲無臭之天也聖人之有我有物有則之天也或曰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

年之非夫子稱之詎無過去之我子繫易曰君子以思
患而豫防之詎無未來之我是大不然君子所乘者時
也所俟者命也已過者不留也而何所懺悔於前未至
者無測也而何所希冀於後其考乎前慮乎後者正爲
現在謀耳輪迴之說儒者不信謂聖人亦有過去未來
之我可乎且佛家有三我實無一我者也人之所以有
我者命耳性耳倫耳佛之無倫明矣而其藉以欺世誣
民者謂明心可以見性延年可以立命也夫倫外有所
謂性乎性外有所謂命乎彼方日宅我於空虛之殿日
登我於解脫之樓自以爲蓬蓬然覺也而不知其栩栩

然夢也自以爲得得然生也而不知其冥冥然死也是則現在之我形在而神亡久矣不知生我之恩何論過去使天下從其教則禽獸塞途人類絕跡何論未來虛航非溺於佛者而借其說以名圖將毋處屋漏之中如有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耶抑或見聖賢之道時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耶能如是則主我而賓世誰能役之君我而臣形誰能替之卽謂吾儒亦有三我也可